

三
國
志



五

吳志卷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堅 孫策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

延數里衆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

節少爲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王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

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

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

捕之卽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

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

靈帝紀曰昌以靈帝其父爲越王也

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

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

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漬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江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

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

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

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

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

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將軍弟梁稱人公將軍

漢遣車騎

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雋將兵討擊之雋表請堅爲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

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雋并力奮擊所向無前

日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

驄馬馳還營蹄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出戰

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雋具以狀聞

上拜堅別部司馬續漢書曰雋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爲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

納而心忌之雋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雋輒止卓卓雖憚雋然貪其名重

乃表拜太僕以自副雋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東之

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名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何也雋曰

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還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曰

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雋曰相國董卓爲臣說之臣聞

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焉後爲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雋

性剛即發病而卒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

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

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鳴張大語宜以召

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

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

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

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

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

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眾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

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

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畧

旬月之間克破星等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勅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周朝郭石亦

帥徒眾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

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為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

之主簿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國以此獲罪何

往救賊聞而走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傳曰

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案王氏

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吳錄曰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

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

者光祿大夫溫毅微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詭以狀上堅即承機勒兵襲叡

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為衣服

詣使君更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

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微誅君叡曰

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比至南陽眾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英

獻窮迫刳金飲之而死記咨字子議潁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表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移堅以

機太守請軍糧咨以問綱紀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不應調發咨遂不與

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

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

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

慄無求不獲

吳歷曰初堅至南陽者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吝言病

困欲以兵付吝吝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堅堅臥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劔罵吝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前到魯陽與

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

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

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

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

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

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

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爲大督護呂布爲騎督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衆軫字文才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

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

夜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憚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

之不然失之矣便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更士饑渴人馬甚疲且

夜至又無壘臺釋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衆擾亂奔走皆棄

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

欲進攻城守已固穿壘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

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

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

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

問堅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

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故術疑之

陽人去魯陽百

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爲國家討賊下爲將軍家門之

私警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

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

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樂毅術踧踖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

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

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

軍大谷拒雒九十里

山陽公載記曰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勳頗能用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

周慎西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

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報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為西方可

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

以為聲勢叛羌更還欲歸道孤小擊輒開吳安定有兵故也虛謂安定當數萬

人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

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

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攻

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遠兒果斷蔡

圍旗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同自為

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與虜合始

死亡失印綬此不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

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艾曰山東兒輩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

疆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卓曰然

但殺二袁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

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維維邑堅乃前入至

維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

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憫愴

甄官井上且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

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

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僭號聞堅得傳國璽乃

拘堅夫人而奪之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閣上

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

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

故文字不同獻帝起居注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關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

其說乎應氏漢宮皇帝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宮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為錯未知兩家何者為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器

祕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疆謂之為不亦誣乎陳壽為破虜傳亦除此說俱感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為七者也吳時無

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為璽璽雖以金於玉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翼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為難不通其義者耳臣松

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

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蓄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况

斯物訖引軍還住魯陽周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強大袁紹遣會稽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勦力乎言發涕下囑字仁明周昕之弟也曾

稽典錄曰初曹公與義兵遣人要囑囑即收合兵眾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為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兄九江太守昂為袁術所攻囑往助之軍敗還鄉里為許貢所害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

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

與吳曰堅悉其眾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又云劉表將呂

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故其不同如此兄子賁帥將士眾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

諡堅曰武烈皇帝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

策字伯符堅初與義兵策將毋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

之江表傳曰堅為朱雋所表為佐軍留家著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

之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更推結分好義

同斷金勸策徒
居奇策從之

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魏書曰策當嗣侯讓與弟匡

徐州牧陶謙

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爲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

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

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

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雋傑各擁衆營私未有

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爲黃祖所害策雖暗雅

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讐

雪耻爲朝廷外藩君以爲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經之中無以奉贊盛

畧策曰君高名播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啓告副其高

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誓得報此乃君之勲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

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

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

可一警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倖於桓文豈徒外藩

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

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江表傳

曰策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

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

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

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而爲太

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太

傳馬曰礮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勲

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

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

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

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

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

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勲爲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爲揚州刺史州舊治

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尙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爲丹陽都

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

距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爲揚州刺史更以景爲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

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江表傳曰策說術云家有舊恩在

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恨術表策爲折衝校尉行殄

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

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

姓懷之江表傳曰策渡江攻繇牛渚營盡得卽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

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卽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陵融屯縣南策先攻融

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爲流矢所

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卽遣將

於茲鄉策策遣步騎數百挑戰設伏於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爲走賊追入伏

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賊於是

驚怖夜遁融聞策尙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以融所屯地勢險固乃舍去攻

破繇別將於海陵轉策爲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

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江表傳曰策

位號而士民皆呼爲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

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畧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

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陸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
管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
過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

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乃攻破虎等

吳錄曰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各聚眾萬餘或數千引兵

撲討皆攻破之策母吳氏曰晨與汝父有升族誅策自討虎虎高墨堅守使其

弟與請和許之與請獨與策會而約既會策引白刃所席與體動策笑曰聞卿

能坐躍勁捷不常聊戲卿耳與曰我見刀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

立死與有勇力虎眾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虜中程普

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臣松之案

後注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

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

為丹陽太守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廬陵太守丹

陽朱治為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謀主

江表傳曰策遣奉正都尉劉由

五官掾高承奉章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

吳錄載策使張紘為書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

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閣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

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
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暑丞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雖豪閭聲慕
義神武外振卓遂內藏元惡既斃幼主東顧憐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
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憤然北幽劉繇決力江游劉備
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棄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
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
王伐紂日殷有罪罰重哉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
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疆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

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狷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悴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有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下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自受橫莫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偏去其驕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拾而不爲爲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爲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顛頽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彊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盍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既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典畧云張昭之辭臣松之以爲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絃之文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爲吳侯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厥美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同今以策爲騎都尉襲爵爲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勅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僞欲因兵亂覬許百姓間其言以爲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衆妖妄知術鳴梟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爲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爲國効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侯功惟勤是與故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都榮耀兼至是策輪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瑁戮力輔心同時起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爲輕欲得將軍號乃使人諷輔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瑁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瑁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瑁陰襲圖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細賊與丹陽宣城涇

陵陽始安縣諸險縣大帥祖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爲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瑒瑒於海西大破瑒獲其吏士妻子四千八
臣山陽公載記曰瑒單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紹以爲故安都尉吳錄載策上表謝曰
不克堪與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
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行殄寇將軍
雖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
報所授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
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爲不符張璠漢記及吳歷並以堅初平
二年死此爲是而本傳誤也江表傳曰建安三年策又遣使後術死長史楊弘大
貢方物倍於元年所獻其年制書轉拜討逆將軍改封吳侯後術死長史楊弘大
將張勳等將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僞
與勳好盟勳新得術衆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既行
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衆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江表傳曰策破
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簡女
婿黃綺等畏懼曹公不敢守壽春乃共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勳
於皖城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偕告糴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
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其出三萬斛米以與偕偕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偕
乃報勳具說形狀使勳來襲取之勳得偕書便潛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
逃匿勳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勳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責輔
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卽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
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勳妻子表用汝南李衡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
徙所得人東詣吳賁輔又於彭澤破勳勳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聞策
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
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大破勳勳與偕北歸曹公射虎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爲
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爲
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吳錄載策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行建威中郎將
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起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

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櫟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躍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壘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烟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為表腹心出作小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虞是時袁紹方彊而策并江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

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猗兒難與爭鋒也乃以弟女配策小弟

匡又為子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年

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出使會稽丞陸昭途之策虛已

侯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曰謂岱曰孫將軍為人所勝已無文

策果怒以為輕已乃因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葬義此必危殆岱以為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

惡其收衆心途殺之岱字孔文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為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

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為

危疎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為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即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

語友人張允沈曙令謀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艇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

年三十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

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為仙人鐔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

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衆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過白事陳乞之

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福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已百年年在毫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繆誅非所以為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案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袁紹破後也書云授孫賁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為桓王於前仁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譬言津之死意矣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奏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為交州牧江表傳之虛使志林所云搜神記曰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燒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為不如于吉邪而先趨務之便使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塗艱澁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摠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與雲覆之明密治兵部署諸將未旦往視不知所在案江表傳搜神記于吉事不同未詳孰是

卒與客遇客擊傷策

江表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即瑀之從兄子也策前西征登陰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以報

瑀見破之辱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策驍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馳與項

籍相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侯吏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以責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絞殺之貢如客潛民間

欲為貢報讐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二人怖急便舉弓射

策中賴後騎尋至皆刺殺之九州春秋曰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衆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

所失孫策雖威行江外畧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陳登聞其心腹且深險溫宗未盡歸復曹袁虎爭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潁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

所鑒見況策達於事勢者乎又案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為有證也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為詐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為大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乖錯尤甚矣臣松之案傳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許記述若斯何其疎哉然孫盛所議未為悉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劉表君臣本無兼井之志雖在上流何辦規擬吳會策之此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疆宗驍帥祖郎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可都何必畢志江外其當遷帝於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與袁紹交兵時國志所云不為謬也許貢客無聞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忘生卒然奮發有伴古烈矣詩云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貢客其有焉

創甚請張昭

等謂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

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

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吳歷曰策既被創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

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復建功立事乎推几大奮創皆分裂須臾卒搜神記曰

策既殺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

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為吳

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評曰孫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

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

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孫盛曰孫氏兄弟皆明畧絕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勿頭况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鑒豈吝名號於既往違情本之至實哉抑將遠思虛盈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貳消彙之良

謨是故魯隱矜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
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
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祚可終情乖
則禍亂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應難於將來壯哉策爲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
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
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邈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猜忌
之嫌羣情絕異端之論不逞杜觀觀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於括囊遠
圖永保維城可謂爲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吳志卷一